

棋杆巷： 一条消失了 但又没有完全消失的 闹市街巷



《甬城街巷》中“原棋杆巷西口”图片

在键盘上敲下街名的时候，输入法告诉我，“棋杆”应该写作“旗杆”。

这样一个硕大的“错别字”，人们好像不太在意，任由它的路牌在闹市区的天一广场东入口立了很多年。

用刨根究底的方式考查地名会很累，地方志里实在没有比街名巷名更“随意”的存在了。成书于1828年的《四明谈助》曾经有“旗杆夹弄”的写法；而1914年的《最新宁波城厢图》标作“棋杆夹街”；创修于1933年的《鄞县通志》为它加了一个注脚：“棋杆巷”又名“棋杆夹街”，其东段即光绪志之“东殿庙跟”。但同一本书里的配图，却又写作“旗杆巷”。

单这一条街，百余年间出现了若干种写法称呼。只能说，记录地名原则只有一个：你知道我说的是哪就行。

巷里有旗杆

叫这个名字自然是因为巷里有旗杆。《四明谈助》告诉我们，明朝，这里住过一位名叫余寅的人，官至四品太常寺少卿，他家门口立着一对龙凤旗杆夹。据住在这里的老人说，直到上世纪60年代，此地依然留存一对雕有龙凤图案的夹杆石，后不知去向。

余寅的官阶不算太高，他的事迹却长长久久留了下来，主要是因为他为官清正，人品端方，名声很好。根据他的履历计算，余寅的前半生略显辛苦，61岁才考中进士，做官后当了工部主事。工部管国家工程的，余寅主要负责航政和水利，人称“余水部”。在任上，“日有支发，未尝干一钱”。哪怕在过去，管工程也算肥缺，余寅却能洁身自好，不想方设法从中谋利，引得当时人赞他“余水部，真如水”也。

后期，明朝政府大概也看他年纪确实大了，将他调任礼部，迁太常寺少卿，管理祭祀、礼乐相对轻松一点的事情。余寅自己觉得差不多，到一定年岁就选择了致仕。余寅一生，活了76岁，在古代算绝对意义上的长寿。他的心态一直放得很平，说自己就是个农民，写的书也叫《农丈人集》。当官前种过地，致仕后又当回了“农民”。

过去，东钱湖大慈寺边有大慈山房，据载是余寅读书处。材料上说余寅喜欢读秦汉以前的书，爱写古文，文人朋友叫他“汉臣先生”，说他文如其人，写的诗有“介然之色”。从他的文集里略翻几首，未见有惊世之才，不过可以看出他跟同时代的人关系都还不错，同范钦、屠本峻等人皆有交游，可见主要还是以人品取胜。

东门口的宅子附近，余寅给自己建了一个小园子，叫余太常园，地方文集亦有诗歌留存。

两台戏

棋杆巷呈东西向，位于天一广场东北方。老地图上，南侧和它大致平行的街叫纱帽巷，中间以一条南北方向的十字井巷串联。这一片区的西侧是南北贯通的廿条桥碶闸，也是所谓碶闸街的由来。《宁郡地舆图》上，这条河道上有十多条黑杠杠，不知道是不是“廿条桥”的意思。

天一广场建成后，旧日民居夷为平地，街巷走势自然也不同往日，不过地名部门还是想方设法留了几块路牌，让后人尚有机会“按图索骥”。

如《鄞县通志》所称，棋杆巷北，旧有东殿庙一座，棋杆巷东段也叫“东殿庙跟”。东殿庙是一座鲍盖庙，晚清时这座庙靠近东渡门，人流量也还不错，香火挺旺盛，庙里甚至还有一座戏台。翻阅《吴友如画宝》，19世纪著名的时事新闻风俗画开创者吴友如，曾画过一张题为“姜尚受辱”的风俗画，描绘的正是宁波东殿庙演戏的场景。

该场景有点戏剧性，画面右上角的近200字的题记讲述了这个故事。古代贩夫走卒不太读书，他们的知识和“三观”大都来自书场、戏台，这也是中国戏曲得以产生、广布的根本原因。晚清，有一次宁波东门内的东殿庙请“大春台”京班唱戏，其中一出叫《渭水河》，讲的是姜太公遇到周文王的故事，扮演姜太公的演员需要倒戴蒲凉帽，以符合渔翁出场的款式。但这场演出演员一时忘戴帽子出场，台下观众不干了，强烈要求重演，演员没同意，结果来气儿的观众直接上台打戏班，变成一场闹剧。幸亏最后有人出来调解，才没有酿成大祸。

这件事情反映，其实当时的宁波观众是很懂戏的，很清楚哪出戏都有些什么道具，并享受其中乐此不疲。画面右侧的城墙和城楼，应当就是东渡门。这张画也是十分难得且珍贵的一幅描绘晚清宁波世态的风俗画。

棋杆巷里，还有一次演戏事也载入史册。事情发生在几十年后，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。当年，上海、青岛的日本纱厂发生工人罢工斗争，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镇压，一场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由此打响，全国爱国学生纷纷组织示威游行、罢课，抵制日货。宁波斐迪中学的100多名学生也加入退学风潮而离校。那段时间，他们借棋杆夹弄傅家为临时办事处，继续从事爱国运动，并多次组织化装演讲团，演出爱国新剧。

1925年端午节晚上，他们在傅家演出《沪滨血潮》一剧，演至高潮，台下有一观众当场摘下金戒指充抵二角一张的门票支持学生。

两台演出折射出两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发生在街巷里的故事，实际也是时代进程的反映和刻录。

“波斯团”往事

在今天的日新街东侧，宁波二百楼下，有一块1998年立的波斯巷遗址碑，碑文称过去的棋杆巷即波斯巷。

波斯巷的故事发生时间比上面讲的这些都要早，早至宋元时期。众所周知，宁波是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碇港，虽然主要业务往来对象是东北亚，也不乏阿拉伯国家到访。“波斯”的痕迹最早出现在南宋吴潜修的《开庆四明续志》，编纂者在记录今天天一广场一带的地名时，提到了“波斯团”三个字，后世直接称“波斯巷”。波斯巷大概率是阿拉伯商人及其后裔的聚居区，究其位置，史志称在宁波“东南隅”，约在灵桥门内“车桥街南巷”，狮子桥（今狮子街）附近，并建造有清真寺。

对比来说，今天放遗址碑的位置比史料记载中要偏北一些，相当于从灵桥门移动到了东渡门，原因不详。

宁波城里，几次出土过波斯陶，鼓楼范围内的唐宋子城遗址、永丰库遗址都曾见孔雀蓝色的波斯釉；据载，波斯巷附近曾出土过一块墙基石，雕刻一个深目高鼻的西域人牵着一只狗，间接证明宁波曾有中亚人士居留生活。

2021年7月，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举行，“泉州：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成功申遗。同届世遗大会上，还举行了“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的保护与研究”主题边会，海丝城市联盟跨国申遗一事再次被提及。在这样一段影响世界的历史进程中，宁波曾经扮演、还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一直是被关注的。

记者 顾嘉懿 文/摄



波斯巷遗址碑



宁波东殿庙演戏风俗画